

# 臺南十二文青的在地生活

## 12 則臺南古典文學家的小故事

文、圖 | 王雅儀 國立臺灣文學館

先知人後論文，本文蒐羅古字號臺南12文青有趣有料的生活點滴，彙成一篇貼近日常的生活誌，作者有所本，不亞於「素行偵防」，文人裸出紙本，雅好一覽無遺。

認識臺灣文學就從認識臺灣文學作家開始吧！《紅樓夢》金陵十二金釵大家都聽過是嗎？但是在清末、日治時期的臺灣，有十二位臺南在地的文學家是否沒人知道呢？自清代開始，臺南就是臺灣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可以說就是從臺南開始延伸的，臺灣文學館建築所在的臺南州廳，也正是臺南文化的中心點，許多臺灣古典文人的生活大小事，就是在那附近發生的。

覺得古典文學很難懂嗎？覺得古文漢詩不好閱讀嗎？如果閱讀文本太難，那麼，就從認識這些作家開始吧，閱讀臺灣古典文學，就從吸收臺灣古典文學作家的八卦入門。

讀書人只會每天在家讀書嗎？詩人就是終日吟詩嗎？清末日治的文人都在幹什麼呢，絕對不是只有每天兢兢業業的吟詩寫文章維繫一線斯文，這些古典作家都是立體的，雖然生活

的年代距離我們現在有點遙遠，但他們也一樣放假開心、上學上班厭世，一樣有喜怒哀樂。我們現在騎著摩托車呼嘯而過的巷弄，就是這些人步行踏過的街道。就讓這十二位清末日治的臺南老中青三代文青來帶大家認識古典文學作家與作品吧。

### 南英吃麵、國琳加菜——人人都愛擔仔麵

臺南小吃遠近聞名，尤其擔仔麵更是箇中翹楚，小小一碗吃巧不吃飽，混合肉燥香味的麵條，無時無刻總是引人垂涎三尺，南社詩人趙雲石有一首描寫擔仔麵的詩，「五味調和玉縷珍，輕挑夜叫六街巡。南瀛食譜添佳點，一段豚香動雅人」，寫到擔仔麵總是吸引著半夜餓肚子的風雅之人，而這些人之中也包含了古典詩壇的兩位大將——許南英與蔡國琳。

《臺南文化》有一篇〈擔仔麵史話〉，文

章裡面就寫到二位嗜吃擔仔麵的詩人，蔡國琳與許南英。連景初在文章寫到，聽說蔡國琳（1843-1909）常去吃洪芋頭擔仔麵，而且每次都吩咐「麵下多點不必放菜」，但是當老闆下麵後，他又常常手刀在旁邊抓了一把青菜丟進去，詩人愛吃擔仔麵的形象栩栩如生，彷彿等等出門買麵就會遇到詩人與我們一同排隊等候，實在有夠親切。

另外一個擔麵迷許南英（1855-1917），則是每每穿著長衫蹲坐在小凳上大吃特吃，別人問他，你怎麼不去桌子邊坐著吃，南英就說「吃擔仔麵不蹲在擔仔旁，就不夠味道啦！」南英本人真是太率性了，這段文字簡直構成了一幅生動的「南英吃麵圖」，讀臺灣古典詩、吃臺南小吃擔仔麵而不知道南英吃麵和國琳加菜的八卦，怎麼可以呢？如果能回到18世紀末的臺南街頭，是否要手刀幫國琳再投入一把青菜，然後和南英一起蹲著吃麵呢？

黃得時的阿爸黃純青（1875-1956），是臺北瀛社的詩人，他在昭和12年（1937）來到臺南時，終於吃到了垂涎已久的臺南擔仔麵，一口氣連吃了二碗，意猶未盡地寫下「臺南擔麵垂涎久，兩碗初嘗素願酬」的詩句，只是不知道當時臺北人純青是否覺得擔麵太甜呢？<sup>1</sup>

延伸閱讀



趙鍾麒-擔仔麵



許南英詩作



黃純青詩作

### 芷香發狂、丙丁破窗——原來電視劇都是真的

臺南南社臥虎藏龍，詩人的職業背景各不相同，有教師、醫師、士農工商、各行各業的人才都聚集在這個社團內寫作古典詩。其中也有富二代文青，就是王芷香。王芷香（1896-1929）曾在詩裡自言「癸丑，時年十八與槐哥同入南社」，說自己是在癸丑年也就是1913年、18歲這一年跟著槐哥加入南社的。這個18歲的年輕人，是個斯文俊秀、才華洋溢的文青，年紀相仿的社友許丙丁說他的詩作風格「構思富麗，情意濃厚飽滿」、「清新哀豔」，充滿著纖細的情感。

王芷香的父親王雲從，是臺南的富商，在大正四年（1915），曾經出售大東門外的土地予臺南耶穌教長老會蓋學校，應該就是現在的臺南神學院吧。這樣的一個富二代，也是一個認真工作的年輕人，在大正年間，曾在臺南新報社上班，與社友黃拱五、楊宜綠、蔡維潛、趙劍泉同為漢文編輯部成員，直到1923年9

月底與趙劍泉一起離開報社。

事情就是從離開報社之後開始的，家道富有、身為獨子的王芷香，母親早逝，而富豪家庭內錢多是非也就跟著多，所以像八點檔連續劇一般狗血的情節，就在王家真實的上演了。

王芷香與繼母不合，繼母恨他入骨，幾次召術士來作法要加害他，傳聞芷香甚至曾經寫信警告父親「符咒有靈，吉人無後」，跟阿爸提醒，如果這個符咒有效的話，你就要沒有兒子了啦，以此委婉地說出繼母的歹意。

年復一年家庭不睦的狀況下，或許是血液中天生纖細敏銳的情感，導致他的精神狀況出了問題，1925年以後狀況更嚴重，後來被繼母陳鳳囚禁於暗室，並斷絕戚友探視，被禁錮的王芷香整日胡言亂語、毀壞器具、有時赤身裸體、整夜哭嚎，1926年1月，南社社友許丙丁、林延年、葉占梅、王榮達等人與岳父曾右章，併同警察，破窗將王芷香救出。被救出後，王芷香一度好轉，北上與北部詩友聚會吟詩，不過後來還是因病大概34歲就過世了。

對於王芷香的離世，最不捨的應該就是社友許丙丁（1900-1977），許丙丁文章中多次寫到王芷香，以薄命詩人稱呼他。許丙丁雖然夥同社友救出了王芷香，但是仍然找不回風流自賞、詩文清新香豔的芷香。<sup>2</sup>

### 槐青辦報、子宏掌櫃—— 如兄如弟亦友亦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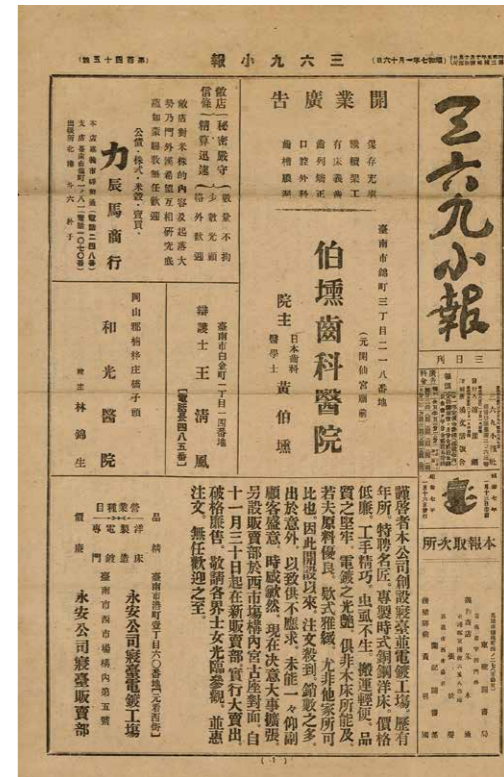
聽到「掌櫃」這個名詞，是否聯想起武俠小說內龍門客棧掌櫃呢，本文要介紹的當然並非是小說深藏不露的高手掌櫃，而是詩人掌櫃吳子宏。吳子宏（1890-1960）是臺南同裕質屋的掌櫃，質屋就是當舖，同裕質屋位於臺南市白金町，這不是一間簡單的當舖，而是被作為桐侶吟社秘密基地的當舖。

桐侶吟社是大正12年（1923）4月3日創立於臺南市的古典詩社，社員多與南社、春鶯吟社重疊，之所以用「桐侶」為社名，就是為了紀念同裕經理人涂湖，「桐侶」與「同裕」諧音。吳子宏是桐侶吟社的社長，也是同裕質屋的掌櫃，掌櫃就是質屋的第二把交椅，保管現金及當入贖出的金銀飾物。1931年同裕當舖資金有問題，涂湖妻服鼠藥自殺，高齡75歲的涂湖受極大打擊，報紙後來未繼續報導同裕質屋的消息，不過很有可能後來當舖經營有問題，所以1936年時，吳子宏是在港町慈生堂工作。在同裕當舖擔任掌櫃的吳子宏，其形象應該就是一手拿筆、一手拿算盤的、一邊寫詩、一邊記帳的人物吧。

戰後臺南市有一份報紙，名為《鯤聲報》，創辦人為高懷清（1891-1976），字槐青，應該就是前面所提與王芷香一同入社的槐青，

目前《鯤聲報》僅存有一小部分收在臺灣圖書館。高懷清在民國35年（1946）4月申請創刊《鯤聲報》，創刊時是5日刊，每次出刊有兩個版面，當時地址設在臺南市中正路二段，跟臺文館位在同一條中正路上，文學館在中正路頭，也就是1號，而鯤聲報社是在現在已經沒有分段的中正路二段上。據《臺南市志稿》卷五〈文教志〉記載，該報的停刊時間是民國42年（1953），在長達八九年的時間，都是高懷清一人獨資經營，在戰後報紙副刊還有連載說愚的文學史，說愚應該就是謝雪漁（1871-1953），謝雪漁出身於臺南，為蔡國琳學生，長高懷清約二十歲，雖然後來北漂加入瀛社，變成半個臺北人，但是在戰後臺南的一份報紙內，竟然出現謝雪漁講述文學史的專欄，這些文人台面下的交遊情誼、往來互動，令人有許多遐想與感動。可惜這樣一份臺南在地的報紙，已經被臺南人所遺忘，甚至現在連老臺南人也忘記中正路曾經有二段了。

高懷清與吳子宏除了是詩社社友之外，高懷清有詩〈旅夜懷子宏胞兄〉，吳子宏也有同韻和詩〈次懷清胞弟寄韻〉，據高懷清後代言，高懷清本姓吳，後過嗣予高家，兩人之間的關係，除了詩社社友之外，或許在血緣上更有連結呢。<sup>3</sup>



《三六九小報》第145號第1版  
昭和7年（1932）1月16日  
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NMTL20090210057

### 鐵濤說鬼、雅福談笑—— 就從白金町那間編輯室開始吧

中西區的一間辦公室裡，有人一手持煙一手執筆，正在刷刷刷的趕稿。有人一邊大聲聊天一邊打麻將，話聲嘈雜，幾乎擊破耳膜。辦公室的隔壁，印刷機正在轟隆隆奮力工作著，加上辦公室電話鈴聲，整間辦公像是正在搬演武戲的大戲臺一般的熱鬧；這是位於白金町三丁目96號（今忠義路二段與民權路二段交叉一帶）三六九小報辦公室的日常。

延伸閱讀



許丙丁線上展



上/日治時期南社與三六九小報同人共遊高雄湖內區寧靖王之墓。右起：趙雅福、蔡培楚、連橫、李兆偉、王開運、張振樑、林清泉。(黃隆正提供)  
左下/《三六九小報》新年增刊號  
昭和7年(1932)1月3日  
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NMTL20090210054  
右下/三六九小報主筆洪鐵濤  
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R20140020010

小報的上班時間自由，遲到或是早退也沒有人在意，報社總是有眾多訪客來來去去的，可能是剛剛下班的警察許丙丁經過報社來聊天，也可能是因出差回到故鄉臺南、順道來報社訪友的陳逢源，小小的辦公室每天總是熱鬧非凡。報社的兩大主筆洪鐵濤與趙雅福，正努力趕著當日進度，準備在下班後陪趙雲石一起趕火車、代表南社參加明日在臺中的全島詩人大會。

三六九小報主要編輯為趙雅福和洪鐵濤，除此兩人外，還有趙雲石、王開運、譚瑞貞、蔡培楚、李兆埔等客座編輯員。翻開三六九小報，雖然小報的作者五花八門，例如有名為子曰店主、變態偉人、剃刀先生、野狐禪室主、古意童、小衙門給仕等，彷彿各篇文章都由不同人執筆，但如果當時日本官方有推行編輯或投稿人實名制的話，那麼應該能發現小報內的文章大多還是出自洪鐵濤和趙雅福兩人筆下。

他們都寫些什麼樣的文章呢？小報內洪鐵濤最具特色的文類就是短篇小說，尤其他主持

了幾個講鬼故事的專欄，例如：鬼語、續聊齋、新山海經、霜猿夜話、睡魔室細墨等單元，都是講述鄉野奇談、妖鬼精怪的故事，有會變成人頭的西瓜鬼、七孔流血的長舌鬼婦、被主人虐待致死的甕怪、上門討交替的水鬼等。至於圓臉不時勞力費心盆榕又要趕著參加以成社的趙雅福，文章幽默風趣，有多篇文章都刊在開心文苑欄，顧名思義，專欄裡面都是一些看了令人開心的文章，例如他有一篇〈戲擬牛頭馬面黑白無常上閻羅王辭職書〉，裡面就寫牛頭馬面、黑白無常想要聯合起來向閻羅王請辭，其一是因為工作量太大，因為陽世枉死的鬼，比起往昔，種類暴增太多了，例如死於意外的火車擋鬼、摩托車鬼，另外還有虛榮鬼、雙面刀鬼、白日鬼、齷齪鬼，抓不勝抓。其二世因為工作環境差，鬼多路又遠，又沒配車，整天疲於奔命。再來就是鬼比鬼差兇，鬼差都壓制不了啦。這短短的小文章，就好像是在諷刺1930年代的職場困境，幽默而有趣味，這就是趙雅福的文章。<sup>4</sup>

延伸閱讀  
  
洪鐵濤與《三六九小報》

有沒有臺灣古典文學家的八卦？急！在線等！

曾聽某位文物蒐藏家轉述一個聽來的故事，連城璧曾在岳帝廟附近替人解籤，所得之資費是為了資助連橫撰寫《臺灣通史》。連城璧現今留下來的詩作不多，目前僅見其孫連平原收藏的手稿抄本一種，已收於《全臺詩》第 26 冊，其與連橫的唱和之作也不多，僅有一首五律寫道〈胞弟雅堂自臺中歸，邀集南社諸子於籟軒，是夜瘦雲詩先成，於是各步其韻〉，是連橫自臺中回故鄉臺南時，南社友人共同聚於謝石秋之籟軒所寫之詩作，該場聚會由陳渭川率先成詩，因此其他社員則依陳渭川的韻腳為詩。

連橫寫作《臺灣通史》，有詩〈臺灣通史刊成自題卷末〉，第一首「傭書碌碌損奇才，絕代詞華漫自哀。三百年來無此作，拚將心血付三臺。」又自言「余臺人也，誓撰此書，以報臺灣。」可見得連橫是抱持著十分熱血的態度在著述。雖說連橫之孫自言三代單傳，但是連橫確實有一胞兄連城璧，且在連橫撰寫通史之時給予許多助益，可惜這些兄弟之間的情誼與互助，或許也隨著時間而湮滅不為人知了。

《臺灣通史》約在大正 9 年（1920）刊行，連雅堂曾在詩裡自言撰述通史之時，受到吳德功（1850-1924）襄助甚多，可惜的是，《臺灣通史》書前撰序的人並沒有吳德功、洪棄生等臺灣文壇的前輩，書前有多篇序與題字，臺灣人的部分僅有櫟社詩人林資修所撰之序，這一本由臺灣人撰述並書寫臺灣的歷史，除了林資修之外，未見當時其他臺灣文學界的看法，著實可惜。

延伸閱讀  
  
連橫-詠史

●通史社訂正 臺南連雅堂君所著臺灣通史。此次全部付梓。交臺灣通史社發行。與人預約購取。前日廣告文中。云每部金十圓。係每部前金十圓。又臺灣二字。為手民誤植作業。特此訂正。

〈通史社訂正〉，《臺灣日日新報》1920年4月7日，第6版



●通史下冊出矣 連雅堂氏所著之臺灣通史。今其下冊亦已出版。有志四篇。列傳六十。又有寫真十數葉。均不易得之物。全部三冊定價十二圓。郵費三十錢。其發行所為大稻埕建昌後街臺灣通史社。而北門內街宏文社亦有寄售云。

〈通史下冊出矣〉，《臺灣日日新報》1921年5月4日，第6版

道。馬術練習中。衝倒同庄黃理通之雇人簡仁義。年七十四。仁義身負重傷。生命危篤云。  
●金包里發生疑似 三日前金包里管內加投庄土名太平。郭秀英年二一。同一五三郭氏緣年二一兩名。有流行性腦脊髓膜炎之嫌疑。隔離中昨日重松防疫醫官出張同地採菌檢驗。  
●稻江醫院增築 稻江醫院每年夏期。入院患者增加。至有不能收容者。自前已著手增築新病舍。新築病室平屋造二棟。各有十五室。全部可收容三十名云。  
●臺灣通史付梓 連雅堂君數年以來。苦心孤詣。撰述臺灣通史。脫稿已久。近將付梓。頃先為出版豫約。該書洋裝三大冊。漢裝六冊。凡一千二百頁。寫真在外。每部定價金十圓。郵費十八錢。至四月三十日豫約截止。定八月三十日出版。有次預約者。可函知大稻埕建昌後街林本源第一房事務所內臺灣通史社。該書之特色有五。臺灣無史。志乘又缺。徵文考獻。衆以為難。而此書則網羅舊籍。旁證新書。參以聞見。又得清宮檔案而撰述之。故能言之詳寔。其特色者一。近時作家。頗述臺事。刊出之書。無慮十數。非失之偏。則失之畧。而此書起自隋代。終於割讓。凡千餘年間。源々本々。鉅細無遺。其特色者二。史有兩體。一為編年。一為紀事。而此書則畧倣史漢。紀以提其要。志以分其類。傳以詳其人。表以明其事。若網在綱。有條不紊。其特色者三。左圖右史。古有明徵。輒近以來。尤

〈臺灣通史付梓〉，《臺灣日日新報》1920年4月1日，第6版

### 城璧解籤、雅堂撰史 同為南社社員的真兄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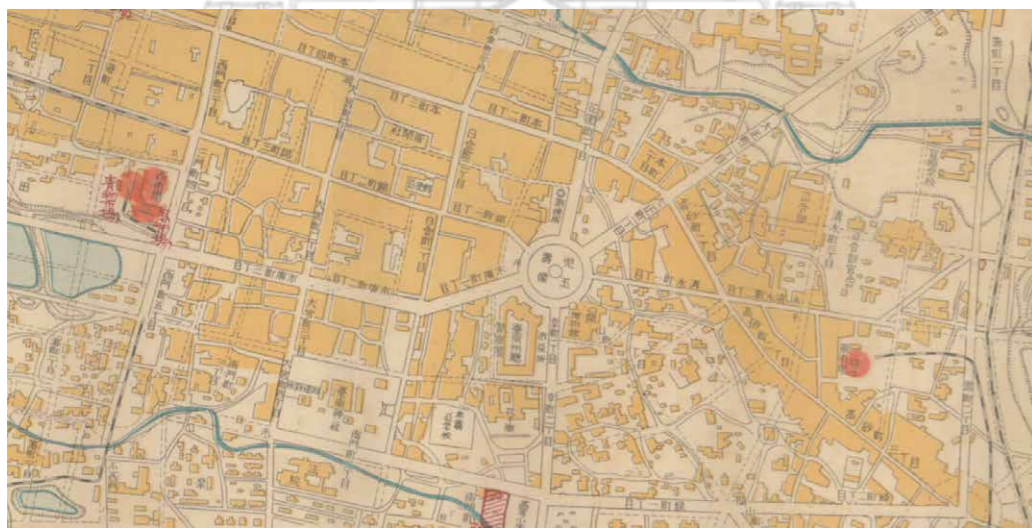
這個解籤的連城璧不是古龍筆下《蕭十一郎》的公子哥，他是《臺灣通史》作者連橫的大哥，連城璧（1873-1958）與親弟弟連橫（1878-1936）相差 5 歲，兩人都是南社社員，連城璧考過科舉，是秀才。根據明治 30 年（1897）《臺灣新報》「臺南各區舉人貢生廩生訓導秀才」以及昭和 11 年（1936）「臺南市內前清秀才尚十有九人健在」所載，南社社員之中在清治時期曾取得秀才資格的有：趙

雲石、邱學海、陳鳳昌、林珠浦、楊鵬搏、胡殿鵬、連城璧、韓子明、陳筱竹、鄭指陳、林馨蘭、郭蔡淵、蔡張鴻、謝石秋，其中趙雲石和邱學海是廩生，另外還有舉人蔡國琳及羅秀惠。一般俗稱的秀才就是生員，生員又依學問高下分成若干種，廩生也是生員的一種，是指在正額內錄取者，每月可以領取官府發放的廩食，所以稱為廩生。

除了南社之外，連城璧也曾經參加過臺南西山吟社，西山吟社社員內有七位秀才，所以又稱為「西山七秀」，連城璧正是七秀之一。



南社同人在延平郡王祠合照。前排座中者（左五）為削瘦顴骨高的趙雲石  
前排左起：陳筱竹、謝石秋、黃欣、謝友我、趙雲石、謝群我、楊宜綠、蔡培楚、許子文  
中排左起：陳逢源、葉書田、未知、洪鐵濤、王芷香、吳子宏  
後排左起：未知、釋慎淨、釋成圓、陳圖南、高懷清、趙雅福、未知、蘇樹梧  
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NMTL20190150016



1928年臺南市全圖兒玉壽像附近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 (2018). [online] 臺灣百年歷史地圖. Available at: <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 2019.11.20

### 雷公雲石、二世雅祐—— 小學生阿明的煩惱

我叫阿明，住在石像附近，我最好的朋友是同班的阿德，他家住在本町二丁目。我和阿德是末廣公學校二年級的學生。升上二年級後，我們的級任老師變成趙老師，名字是趙雅祐。趙老師身材很瘦，臉頰也很瘦，顴骨高高的，經常發脾氣，有點暴躁，有時候會拿藤條打我們，每次一生氣就會發出尖銳的聲音大聲罵人，因此大家都很怕他，還給他取了個外號叫「雷公」。但他並不是我認識的唯一一個雷公。

大概從五、六歲開始，每天幼稚園下課後，我爸爸就带我去阿德家的書房學漢文，和阿德還有阿德的哥哥阿霖、阿德的堂兄弟們一起上課。阿德家的書房請了一個清代的秀才來教我們，秀才老師也姓趙，正是級任趙老師的父親，叫作趙雲石。聽說他學問非常好，他也是臺南古典詩社南社的社長，漢詩和書法都很

厲害。我不知道詩社到底都在幹嘛，但是我知道阿德他爸爸有時候會贊助詩社的活動，而且我知道他們詩社有時候都在臺南公園或是運河那邊一起吃吃喝喝辦活動，好像非常有趣。但是趙老師有點兇，書沒背好，他會用手指頭敲我們的頭，而且他也很瘦，眼神很凌厲，被他的眼光一掃，我們大家都不敢亂動。因為他很兇，聲音又很大，所以他的外號也是雷公，為了區別他們父子兩人，我和阿德就叫他們是雷公一世和雷公二世。

我和阿德白天跟著二世學新教育，晚上跟著一世學漢文，一中一西、一古一今，我覺得我們的腦袋都要打結了。阿德說他不想再繼續讓雷公二世教了，因為他真的太兇了，阿德想要轉校，他已經下定決心要努力準備轉學考試，一定要考上南門小學校，脫離雷公二世。如果阿德離開末廣公學校，那我一個人在學校也沒有意思啦，我也要努力拼轉學考試，和阿德一起考上南門小學校。<sup>5</sup> ☒



1. 參考資料：連景初〈擔仔麵史話〉，《台南文化》第9卷第1期，頁14。
2. 參考資料：《全臺詩》第55冊，王芷香提要（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8），頁459。
3. 參考資料：許丙丁〈當舖考源及臺南市質屋業〉，收於《許丙丁作品集》下冊（臺南：臺南市立文化中心，1996），頁518。《全臺詩》第55冊，吳子宏、高懷清提要（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8），頁1、351。三六九小報社自149號（1932.0129）起，報社往南遷移至末廣町二丁目169號。
4. 參考資料：頑〈編輯室墨餘〉，《三六九小報》第398號，1934年11月26日，第2版。邱濬川〈綠波山房摭談〉，《三六九小報》第347號，1934年6月6日，第4版。贅仙〈戲擬牛頭馬面黑白無常上閻羅王辭職書〉，《三六九小報》第95號，1931年7月26日，第2版。
5. 參考資料：《王育德自傳》，〈末廣公學校〉（臺北：前衛出版社，2002.07）頁78-84。《台灣話講座》，〈第十講談「書房」〉（臺北：前衛出版社，2000.04）頁105-110。《期待明天的人：二二八消失的檢察官王育霖》，〈關於書房〉（臺北：遠足文化，2017.01）頁101-104。